

光緒撫寧縣志

撫甯縣志卷四

城池

留養局漏澤園義塚
冰窖惠民藥局附

古之築城鑿池者莫不依山爲障踞怒虎於崇岡引水入隍注飛龍於曲沼城藉池而九攻易卻彌形雉堞之雄池倚城而三刻難踰不患驚車之掘其制亦云備矣然而崇墉屹屹懸布堪登一水盈盈投鞭可渡有城池而自負其固雖方城漢水險阻亦不足憑有城池而善保其民斯价人大師藩垣乃能爲固也州縣爲守土之官卽當行惠民之政舉凡掩枯骸而漏澤有園恤煢黎而留養有局施義塚而鬼不爲厲

設藥局而天不成災諸端善政豈徒具文皆得連類
以書用重專城之責志城池

城高二丈九尺厚丈餘周千一百六十四丈舊土城一座
在陽河東二里明洪武十三年遷河西兔耳山東永樂
三年於舊縣址置撫甯衛成化三年復縣於舊治乃於
衛東立縣合爲一城門四月城四水門一敵臺一橋四
樓八本府同知劉遂指揮陳愷建宏治間知縣李海指
揮陳勲嘉靖間通判李世相知縣段廷宴指揮凌雲漢
知縣姜密隆慶間張彝訓萬厯間管縣事通判雷應時
指揮張耀先崇禎間知縣盧以岑

國朝康熙間知縣王文衡譚琳劉馨趙端皆經修葺乾隆
十八年知縣單煊請帑重修嘉慶二十二年知縣沈愔
厚道光九年知縣喜祿均修東西城二十三年知縣許
夢蘭修內外城八百八十丈有奇垛口五百八十七同
治元二三年知縣孫康壽修城樓并內外城二百丈十
三年知縣福曜修東月城

池廣二丈深一丈五尺

明彭時撫甯縣新城碑記云距京師之東五百餘里有
府曰永平又東七十里有縣曰撫甯是爲永平屬邑蓋
其地在漢隸右北平郡漢以後率多荒廢至金大定末
陞新安鎮爲撫甯縣撫甯之名始於此元無撫甯與昌
黎鄰地或併或析最後乃並置焉國朝因之洪武十一
年知縣婁大方以避寇故請遷治於兔耳山之陽永樂

中復卽舊治置撫甯衛而衛與縣相去十里許皆未有城居者懷焉惟外患是懼名雖曰撫甯而實有不甯者矣時提督右都御史李公秉巡撫右僉都御史閻公本詢察民情利病乃具疏請城衛並復縣治學校於一城制曰可於是鎮守右少監龔公榮總兵官東甯伯焦公壽相與賦財鳩工命永平府同知劉遂撫甯衛百戶郝銘督率軍民分工築砌始成化三年三月一日越明年五月告成周圍千一百五十六丈高一丈有九尺其上爲堦口千八百七十其東西南北開門以通往來縣治學校並列於內自外觀之城垣崇固濠塹深闊森嚴壯觀隱然爲一邑之保障矣同知劉遂指揮毛綬具事本未致書兵部左侍郎昌黎張公文質託以求予記余惟天下郡邑有僻有要恆因時勢爲輕重撫甯之地在唐宋以前僻居東北衆視爲荒遠末之重也迨永樂肇建北京以來是爲畿內要地蓋其北密邇邊徼東控扼山海爲遼陽襟喉其要且重如此故軍衛置焉置衛所以安民也而縣與衛異治非因循之過與茲當承平百年之久所宜思慮而預防不合於一何以相守以安生民不固以城池亦何所憑藉以相守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國斯其時矣閻公有見於此於是首創請城之舉而

鍾焦二公乃能諸謀經營以成厥事府衛諸傳亦殫心
勞力以佐其成非皆有忠愛上下之心甯及此歟可謂
得大易設險守國之義矣雖然險可設也不可恃也繼
此軍憑城以爲固民資軍以爲安拱翼京師將有賴焉
而奸宄不敢作庶幾撫甯名與賢相稱長治久安永爲
京師之巨防也儻恃城而怠政不恤其人則人心嗟怨
離叛雖有金城湯池之險奚益哉此又來者所宜知也
昔聖人作春秋凡城必書說者以爲重民力茲所爲書
者不獨重民力且將使民德諸公不忘并告來者是修
是葺益善其政
保民於不忘矣

明侍郎劉健撫甯修造碑文云撫甯本漢驪城縣今屬
永平府在京畿之內縣舊治洋河東朝鮮遼東道路之
所經洪武庚申徙河西兔耳山永樂己酉於縣舊址置
撫甯衛縣衛相去十里使輅軍需旁午迎送不便成化
丁亥巡撫右僉都御史閻公本奏復縣於舊治而基址
已併於衛乃於衛東立縣縣南立學雖垣屋制度畧備
而一時草創不固廿餘年來日就頽弊不支風雨甲辰
修武姜鄒宗武由鄉進士來知縣事下車徧視之遂以

修造爲已任乃謀聚財捐俸以倡於是衛之官卒縣之
士民力有餘者咸願出助命學官劉珣籍記之先學校
廟之禮殿廊廡學之講授之堂肄業之齋庫厨門垣以
完以固次縣治視事之廳居處之所下至儀門官廨次
第就緒縣治在通衢之後爲所蔽障復買地通之以便
吏民之出入昏曉舊無鐘鼓乃作新鐘鼓各二並建樓
以庠置焉他如祭祀有壇養濟有院倉廩之所郵傳之
處悉煥然增新以成化甲辰六月經始至丁未四月而
落成凡費錢之緡以數千計工之作以數萬計他料物
皆稱是而民不知擾始學之未修也師生之行禮講學
卑且汚無所資以爲嚴敬縣之未修也官吏之號令奔
走隘且陋無所資以爲公明鐘鼓樓之未建也民生之
出作入息刻漏不明昏曉不節無所資以爲勸率今卑
者高而汚者去嚴敬之心油然而生隘者寬而陋者易
公明之念皎然可著刻漏明而昏曉節民生之出以作
人以息有所勸而勉於成風俗爲之丕變商賈爲之改
觀此修造之所爲有益於縣而美君之爲能知其本皆
可書也姜君之受業鄉先達戶部主事張公士玉於余
爲同年進士嘗聞其稱姜君能學問有才識今觀其治
撫甯則信然矣撫甯之治他可稱者尙多此特以修造

一事而言耳一時縣之贊成其事若縣丞張君俊來徵
記文若舉人郭君欽其勤劬亦皆可稱也故併書使歸
以刻之庶其
後有聞焉

明樂亭張國瑞撫甯縣城碑云古來守疆土者莫不重
地利而地利自山川河海盤結紆迴之外曰城之高池
之深而已說者曰三里七里亦可老師何必十仞百步
爲余曰不然思患預防宰責也又且撫甯爲古榆關介
在黃龍元菟易水燕山間昔稱險阨今入邦畿爲東北
第一邑當道重其地因重其人乃以古河東盧公任焉
公自下車以來政無一不從古尤以城池爲急務訓練
鄉壯整理藥局更設滾石嚴查奸細或站臺或火炮或
縣牌凡守城之具無一不備真神京之一大鎮鑰也更
奉旨接城八千餘丈俱增三尺許內築站臺四尺許池
更鑿之而深其費皆甚吝雖有輪助勿繼也公慨然捐
貲成焉未幾而霍雨爲災又坍塌二百餘丈是何時也
城中城外士民聞之無不膽落公晝夜拮据僱覓街夫
每名工食五分更犒酒肉工必至三更而後止且夜宿
城上與百姓同其艱辛舉二百餘丈之坍塌者倏然如
故鄉民咸運薪粟於城中而無奔出渙散之虞矣是公

之善爲保障者賊雖飲馬河邊亦可藉以無恐撫臺馮公卽以績特開一方士人蒙公再造之恩無不銘刻五內欲勒石以誌不朽鄉耆徐好問黃梅殷大德周一龍等索余言以記余案公之善政多端不可枚舉據修城鑿池固若金湯之一績實得守疆土之要務當超卓魯冀黃而上之矣目前考最之期龍章寵賁亦不負公之勞瘁也余不揣菲劣援筆以紀一以彰公之善美再以望後之宰斯邑者倣公之注意城池時時修補我國家庶永永無患焉公諱以岑字叔瞻號裕南

山西古河東太平縣人崇禎十年九月

知縣趙端重修撫甯縣城記云撫甯漢曰驪城隸右北

平郡金曰撫甯迄今因之命名之義乃秋凡牧豳土以

撫字爲心甯謹是圖用登斯民于衽席也審矣然而教

稼明倫絃之誦之以植內也深池堅壘保之衛之以得

外也撫邑自明成化三年始築城于兔耳山之東距府

七十五里當時星輶罕至商旅鮮通四方擔負之衆未

嘗雜出其塗不過一邊陲列縣已耳迨我

朝創業三韓改遼陽爲奉天府路當兩京衝要輪蹄絡繹冠蓋驅馳既爲邦畿之左臂復爲豐沛之咽喉而彈丸一城實與百二重門並峙其險矣惟是自明至今歷年

長久其間修葺者固屬有人而風雨剝使冰雪憑陵疎
烟殘照之中不勝敗垣斷草之感也庚申秋予宰斯邑
閱城畢毅然有繕築之志既而未果至癸亥冬又四閩
歲矣雖因陋就簡時加完補其如障隧零落日漸傾圯
設不亟爲一新將何以俾守禦之有資衛民生于無患
也耶于是具詳郡憲佟公通憲宋公巡憲吳公守憲李
公撫憲格公而各上臺又念

國家歲額賦稅均屬軍儲不便動支正帑極令勒輸修理
幸我撫民急公樂輸靡不欣欣恐後而且僚案摺紳雅
有同志或捐清俸或解囊資予以鳩工庀材起頽舉廢
經始于甲子之春二月告竣于本年秋九月藉民力也
樂成之日予率諸父老登城瞻眺把酒相慶見夫崇墉
浸碧飛閣流丹東接重關之勝西連上郡之雄南奠滄
海之波北壯繚垣之勢撫我黎庶甯我婦子金湯三輔
鎖鑰陪京顧此城不綦重哉雖然葺城衛民也衛民
邑宰責也曷爲而言乎不知城固予事也而一時同官
諸君以暨夫紳衿士民樂輸好義之心不可泯也爰勒
石以記其事使後之覽者殫心保障無負撫甯命名之
意也是又予
之厚望焉爾

知縣許夢蘭重修撫寧城垣記云邑有城垣猶人有腹
心也腹心安和則元氣充四體皆資統屬客邪不能乘
間而爲之侵城垣完固則根本定四境皆可鎮攝匪類
不敢伺隙而爲之擾余下車伊始深念撫邑爲兩京鎖
鑰城垣坍塌即擬倡勸捐修難之者曰此工約需鉅萬
民力恐不能給茲值海氛不靖軍書旁午其控陷坑釘
木椿團義勇造器械皆官爲捐辦民力幾何恐言之易
而行之難也余謂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今欲爲我
上保護黎元縱窮盡心力亦分所當爲何可存畏難之心
而預爲退縮耶爰與同寅捐廉倡勸適陞任觀察本府
憲陳詢知工程浩大指發廉俸督飭辦理遂有城鄉好
義之士互相勸勉踴躍輸將遂於五月上旬開工爰移
會同寅監理并請城內公正紳士陳慕唐等董其事絕
不假手書吏諸公不辭勞瘁分段督催一切俱歸堅寔
小陽月上旬竣事是蓋我
國家深仁厚澤浹淪肌所以紳商士庶一經開導即應
如流水歡欣鼓舞勸此鉅功人第見今日有形之城垣
如此而不知吾邑中之民心更有無形之城垣也若夫
捍衛之方紫荆與馬鞍山可使伏兵天台與大馬等山
可設疑兵城東北西北兩山可安營以爲犄角聲援其

山巔極高處可以瞭望平時訓練義勇臨時出可制勝
是又在胸有甲兵神而明之者傳曰衆志成城吾於是
邑有厚望焉

訓導魯松募修撫邑城東門疏云蓋開通都大邑乃
天子之屏藩完郭堅城實地方之保障是以歷代防邊每因
功於要害聖人御宇必設險於山川小民之所憑
依有司之所坐鎮此固必當鞏固而勿任傾頽者也我
驪城山水回環本屬畿東重鎮輪蹄絡繹久爲遠左
通衢看海王之獻寶東洋船到此停居踞天馬以爲屏
北門管憑茲鎖鑰榆青塞古柳綠城高乃者海鳥移居
淫龍失馭怒雷直震羌破石而驚天大雨時行動兼旬
而騎月銀河倒瀉碧海平翻傾我嚴城阻人出路生門
頓塞傷行旅之多艱東道不通恐民生之益蹙十年功
廢於一旦愧疎末雨綢繆百里宰能有多財長此臨風
浩歎爰思補築是用捐輸巨川之濟端賴方舟大厦之
支必非一木無商民踴躍那堪成此崇墉有紳士勸勤
乃克立茲堅壁約需萬貲勿惜千金惟是稼穡艱難豈
忍醫瘡剜肉奈此工程浩大總須集腋爲裘不捐租而
歛錢只因固我封疆兼除道以成梁未免竭民膏血事

非得已心有同然卽輸慷慨之資用佐經營之費守
在四鄰敢擬諸侯有道榮茲百堵全憑衆志成城
邑廩生傳汝翼撫甯縣治結作得失說云堪輿之造自
古尙焉其縣龍圖記尤宜詳盡而舊誌失載今補其闕
增其畧庶成一邑全書俾後世有所考証耳蓋縣龍分
北幹大龍一枝左轉至天馬山爲少祖跌斷岡嶺磊落
奔騰十餘里突起葉固山係子脉入首撒落平洋後山
左分一枝爲橫山作下砂右起一土岡作上砂面前特
起紫荆山作朝案塞水口兩山脚擺開西邊逆收隨龍
大水東邊逆關內堂小水西北南聚水趨朝入水口歸
大海四山羅城周密誠爲美結也但舊有撫甯衛城坐
在右邊護砂上而新遷縣基亦因之並爲一城遂致縣
城偏右而後坐與前朝俱未得其正然猶門向合矩山
水不背厥物康阜人才叠出亦稱望邑迨後爲無識者
妄作謬改西門南向南門東向使逆水者反爲順水迎
山者反爲背山迄今數十年人文寥落戶口貧乏屢議
改正西門向辛南門向坤而未果其事或亦氣數之未
至也姑記之以俟後之採擇云按此地兔山高且係
外山縣基理宜挨左就本龍砂親切爲妙又文峯塔與
是間建於紫荆山雖爲美觀實非生旺之鄉乃屬休謝

之地而文星豈可陷於伏謝乎故建塔之後卽有三二
發科者多不得榮顯終身蓋因前人之誤也縣基與塔
斷不能更移者無論矣愚意城門與魁閣終當用生旺
方向則財祿自盛人文顯達所可期也本不欲瑣言誠
恐後人妄信邪術有如建塔建閣之說

邑人王王成縣治開門說云堪輿之道說由累代陰陽
之理衆論不同揆厥由來各有所本舊志載前師之說
縣基由天馬山下脉近接野狐山撒落平洋坎龍入手
事屬杳茫是非難見今將縣基因勢言理以備一說夫
作城必按河圖分方無非八卦開門必本洛書興衰必
由元運生剋當論九星外方可言山水裏氣必言門戶
洋河發源始由坎癸雖衆山疊障可稱暗拱明顯於乾
兌至坤而大朝去由巽巳以入大海乾方有塔子會山
隔水遙拱坤兌有兔耳大山迴顧前有紫荊山位在巽
巳右有馬鞍山位在辰乙震有衡山天設外屏北門屬
坎理宜向乾以收洋水旺氣豈宜向震洩坎菁英西門
屬兌向乾可迎洋水旺氣向兌亦可比旺氣豈宜向離
金被火剋情實難忍小西門位落坤地豈宜向兌洩土
菁英向離受生向坤比旺南門屬離收震受生位屬下

元彼時王單二家財雄一邑至今功名猶盛理查事實
方可徵信東門屬木向坎受生向震比旺尙有向震舊
基有目共睹不知何年所改以致向離子洩母氣魁星
本主文明洛書實位在巽今居震地豈不偃文撫邑八
山朝拱洋河帶秀天然文物之鄉今四門向背不
合以致鄉會試屢屢脫科豈大意歟抑人事乎
古人修城隍主合手在巽宮之說今縣治之門正是如
此然閱舊志傅氏汝翼所云則今之門爲後來所改或
者合手之說亦有不盡然者
歟謹錄此說以待識者詳之
知縣許夢蘭城工告竣時海口撤防因成七律四首云
彈丸何恃學術良捍衛吾民報我
海口迎潮排鐵柱山腰取石補銅牆亦知欲戰先謀守豈
謂能柔不用剛況有
天威遠邇鬼神呵護固金湯同心督理幾晨昏暑雨祁寒
不暇論迂拙我惟捐鶴俸辛勤土豈愛魚飧斧斤於此
勞心匠磬鼓何曾震耳根歲事正逢無事日城頭暢飲
且傾樽高壙屹屹已重新踴躍輸將驗俗醕不較鎗鏃
何磊落欲堅鎖鑰信精神嚴同細柳思前哲鞏固苞桑
賴舊民漫說黔黎無遑略葵忱也解衙

楓宸輔佑雄關賴此城繕完又見翠雲橫堞連紫塞衝東海

樓接丹霄鎮北平幾日爲民謀保障多人勸我慎經營

盛世

無疆福感格夷頑已肅清

知縣黃贊禹和雲浦大令撫邑城工告竣元韻詩云道

逢先後慶明良夙夜寅清答

聖皇

設險天教山作礪籌邊地藉石爲牆鬼方豈待三年克

臣節真如百鍊剛雉堞已完氛已靖豐功端不讓陳湯

頽垣補葺待朝昏曾共攀轅父老論祇爲羽書勞案牘

遑將砮鼓廢饗殮我慚旁午空籌畫君念艱辛固本根

今日重來瞻氣象登樓縱目喜開樽善政涵濡舊復新

從公冠冕俗還醕誰云保障全無策始信經營似有神

義取兌爻能說衆占符節象肯勞民河山自此苞桑固

績懋循良慰

紫宸

函關東望重金城瞥見欃槍掃已橫千里邦畿資鎖鑰

一朝海宇樂

昇平去思且聽臨風祝經始從知併

日營竊幸成功波及

遠我來贏得夢魂清

鐘樓在縣二門東久廢知縣王文衡建於西城上迤北

鼓樓在縣二門西久廢知縣王文衡建於城中央東刻石
曰聯峰拱翠西曰泮水朝宗南曰望紫騰輝北曰天馬
鍾靈道光二十二年知縣徐天秩重修

遼海通衢樓在城東門上明嘉靖知縣姜密建

神京要路樓在城西門上指揮高維祺建知縣王文衡山
撫衛守備陳廷謀重修

鎮海樓在城南門上知縣張彝訓建王文衡重修

籌邊樓在城北門上知縣張彝訓建王文衡重修

來紫樓在城東北隅

知縣凌世御來紫樓記云縣城三隅皆有樓惟東北角
闕如余始至詢之則有其廢之莫敢舉者輒太息焉願

時方倥傯無敢以建置請稍稍節縮羨金丙申夏構木
鳩工石取於山灰取諸窑而瓦甃諸需悉以羨金易匠
石分番間有犒雜役則民壯更休執之不費官廩不勞
民力凡三閱月而落成迄暮秋則翼翼巖巖備矣是役
也寮簿古趙賈君揚名實董而省試之旦夕拮据風雨
厠攸懈而省祭單學禮則纖纖勞役靡細弗共他若禮
度維殷則工掾攸資執扶不勉則壯首遞進屢成非一
木之力固有人記之矣樓成餉部古閩李公榜其額曰
來紫謂與紫荆山對且也山峯建塔亦以是歲荆而同
時落成繇是鍾靈彙秀驟發人傑與山靈對峙而翁會
倘亦有紫氣之應乎余既紀其勞

併存歲月特勒貞珉以驗諸異日

單廷璠登撫甯城樓詩云成樓憑眺欲黃昏幾處

孤煙出暮村天末西風吹不斷愁看秋色入關門

知縣張上龢重九登撫甯城樓詩云畫角霜天景物催

茶畦一色傍城隈已非兄弟登高處敢負乾坤作賦才

山勢遙隨龍磧去風聲疑挾雁沙來棗糕秣酒當年事

振觸鄉心口幾回東望榆關暮色浮巖壑鎖鑰古營州

高原殘日牛羊晚平野餘糧鼠雀秋河抱紫荊斜入海

地無黃荊獨登樓催租政暇多吟興不羨龍山落帽游

訓導曾松次韻詩云兩鬢西風白髮催霜鴻聲落碧雲
隈登臨縱有追陪興潦倒慚無幹濟才一水東南環郭
去四山蒼翠撲人來兔峯雙插銜殘日吟望秋光首屢
同西來爽氣暮煙浮賢宰今逢張益州十畝寒松霜下
晚兩枝新桂月中秋鴉翻隄柳飛黃葉雁帶邊風滿碧
樓日夕龍山誰落帽題糕無句漫同游自註云是秋邑
中領鄉薦

者二人

雲從書院山長孟昌第次韻詩云西風颯颯夕陽催縱
步高登古堞隈秋老只餘寒菜色民貧原仗濟時才遙
山野鵲穿雲出絕塞霜鴻繞郭來所望循良勤撫字好
教黍谷看春回日照西山翠色浮九龍王氣拱幽州黃
花晚圃猶餘豔丹桂雙枝忽報秋詩擬杜陵歌出塞身
非王粲愧登樓異鄉不減賓朋樂鴻雪因緣記此游

附邑人樊懋舊縣考

明史撫甯舊治在洋河西洪武六年十二月所徙河西
地多沮洳無可修城郭者即日脩治閱六七年亦必稍
有遺蹟前志不詳厥後益堙此明初之舊縣也洪武六
年以前金元撫甯之縣治當在何處明初既無可據金
元益屬難稽十三年知縣婁大方又遷於兔耳山東

今之村名舊縣者是往者嘗至其地重岡疊嶂屏嶂環列猶有雄勝之概故於避兵爲宜南繞沙河東流入泮水泮河爲軌轍所經餘則崇紆仄徑懸車束馬矣計自洪武十三年至成化三年中間星紀七周官厯數任訪古蹟之存者不能什一於千百詢之故老僉指縣署近北山麓率皆塚墓纍纍令人有華表鶴歸之歎迤西古刹崇興寺乃永樂時郭亮功德崇禎十五年知縣李果珍重修有碑可考殿供李公長生祿位龕寺前背山一帶皆昔日閭閻荒煙蔓草中恍辨頽垣斷瓦僅煙戶八十餘家蓋縣徙而東大半蕭條云老於斯里者悉不能撫舊縣故實安在不數典忘耶昔婁公雖避地規模當必有可觀惜乎人世滄桑不禁感慨繫之

養濟院在縣治東南孤貧殘疾老幼無依者核實矜恤收

養知縣王文衡因口糧奉裁每名設備養濟知縣譚琳

復捐俸優其廩餼額設孤貧九名每名歲支口糧銀三

兩六錢共銀三十二兩四錢遇閏加銀二兩六錢孤貧

冬衣布花銀六兩順治十三年會議全裁康熙三年奉
文復留照舊支給十七年裁銀三兩於十九年奉復實
支銀六兩又於乾隆四年裁銀三兩四錢九分四厘八
毫五絲九忽實支銀二兩五錢五釐一毫四絲一忽
漏澤園在縣北門外今改東門外

惠民藥局在縣治東今廢

義塚在城東片石山路北康熙二十一年知縣趙端捐貲
買生員鍾朝鼎同其孀魏氏地十二畝原契存庫一在
盧各莊東二里路北道光九年廩生王毓德捐置有碑

記

和縣趙端義塚記云義塚之說由來久矣願在承平之
世則其事緩在亂離之世則其事亟而又有不暇承
平之世賢聖繼作生民力耕作而安閭里生有以養而
死有以葬固不待上之人之有以澤之也故曰緩亂離
之日干戈四起和氣乖而災厲作非死於鋒鏑即死於
水旱病疫斯時長吏卽恫目傷心願求弼求牧救生者
之未暇奚暇及於死乎故曰其事亟而又有不暇
唯是大難方平大化將登之際斯民雖已安於衽席而
元氣未充衣食未足流離未歸瘡痍未息則枯骨之
澤非王政之周徧而普及之不能也

國家定天下已歷三紀顧江南黔滇之間變亂再作戎馬
轉輸徧於四方而撫邑界二京之中往歲東遼之變烽
火幾相照肝腦塗地者殆不知其幾矣今幸四方蕩平
然則義塚之設亟且有暇其在茲日與茲土乎余任事
莽年心切念之適有文學鍾朝鼎有棄地一段卽捐貲
買以爲漏澤園未及申報適大中丞于公檄至諄勸各
屬舉行義塚慨然自喜何下吏寸衷竟
與行臺節使不謀而合也因敘而記之

邑人王瑞徵勸埋亡嬰義塚碑文云古人云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云不獨親其親不獨

子其于休哉何風之厚歟蓋孝慈之理人心所同故以
 孝子而爲慈父者又必欲天下之共爲慈父母焉斯埋
 嬰義塚之所由立也從前吾鄉陋風凡兒女幼亡多棄
 諸荒郊屍骸暴露狼犬殘食雖行路之人見者莫不酸
 鼻爲彼父母者何竟狠毒至此哉其說曰兒女幼亡棄
 之則續生者可存理之則續生者難保噫是何不思之
 甚也王道必本人情立子全憑積德兒女者已之遺體
 卽父母之遺體因其幼亡而棄之其心太忍忍卽損德
 之階憫其幼亡而埋之其道近仁仁卽種德之本種德
 者其後必昌損德者其罰不遠降祥降殃毫釐千里非
 可忽也試以時事驗之如吾宗兄遂明初生四女皆幼
 亡亡則歛埋之繼生五男成立者四今且行年五十已
 抱五孫焉余前所生兒女有幼亡者亦皆埋之今復有
 子二人女三人亦漸次成立由此觀之立子在種德而
 不在棄兒信矣棄兒徒損德而未必立子益信矣遂明
 先生吾鄉之孝子也孝不匱而慈亦不匱捐施義塚勸
 埋亡嬰客死無歸亦許殯葬且令男左女右分穴挨埋
 永不相紊斯舉也可以見先王仁及枯骨之風可以補
 邑侯澤被羣黎之漏吾鄉之父老兄弟諒必欣然樂從
 而不忍以亡兒之骨肉供犬狼之一飽也其所全豈有

量與道

光乙丑

公署

斧展正三朝之位而守牧廳事亦曰朝貨泉重九府
之藏而官司所居皆稱府故周禮治官府八法綦嚴
漢皇肅官儀兩衙日放蓋有事必有官有官必有署
署所以庇官身卽所以理官事也學道愛人牛刀奏
績自公退食燕寢凝香宰卑父而堂以琴名令葉縣
而易留鳧駐正衣冠以尊瞻視宜求無愧堂皇勤撫
字而慎催科詎可視同傳舍乃若秩分文武階有崇
卑亦莫不奠厥攸居宜何如職思其位志公署

縣署在城內東北明洪武七年建堂東西二庫儀門外東
土地祠西寅賓館堂後爲二堂爲內宅東主簿衙今大
堂東爲典史廨儀門西爲監獄成化中知縣姜鎬宏治
申劉玉

國朝順治申王全忠康熙間王文衡皆經修葺乾隆十三
年錢鋆請帑修理三十七年陳鍾琛嘉慶二十三年沈
惇厚道光十八年張煦二十四年黃贊禹咸豐八年沈
惇錢瑩均重修 典史署乾隆五十年典史何永慶嘉
慶五年薛崧高道光十九年沈學霖二十九年梁廷棟
咸豐四年滕開勲同治十二年董朝翰均借廉修

段並柳亭記云驪城爲古盧龍塞東北際極邊多崇山
選谷卽所以限內外者厥土惟下不樹桑麻秔稻民藉
皮毛糝稗以衣食城郭之間居民鮮少故縣治頗空曠
而令於是者無所事事嘗得就其隙地樹藝以自娛驅
事旁有柳林方可數百步其柳皆大數十圍高可三四
十尺陰足覆數畝間以棗梨柿杞其旁以藝蓼我誓積
葵藿薤韭以給官之蔬有井泉甘冽可食有小池上作
輓轆可資灌溉側有小屋爲咬菜軒藝植之暇而爲偃
息者也汚陽劉君敬庵令于茲邑始至游於是林倚柳
而嘆曰凡人之情處於窮邊絕塞靡不悒悒怨尤者斯
皆氣有所不平顧官無崇卑地無豐瘠皆可以行其道
而安其心於是治書簡易閱二年賦均而刑清政平而
民和鉉於是時得同遊於所謂柳林者顧其地卑下汚
濕不可坐臥眺遠乃浴池爲階復依柳而爲亭不久落
成遂以柳名其亭與賓客登之則見極邊之崇山遂谷
有若俛而下者昂首而高者拱者臥者若翔若舞者而
莫不一以亭爲歸其緣山上下有雉堞厯厯可數者蓋
秦所築長城也長城之外有山如引領望者有僅見青
黛色者乃蒙古城也亭之北爲城垣下有居民數家土
屋危墊體擁敗絮其婦子呼號聲甚苦淒無非迫於饑

寒者劉君復慨然謂客曰始吾之作斯亭也蓋欲與二三子烹葵及菽論道講藝於此也不意登斯亭也見生民之疾苦而慘然動懷其城郭之間以生以息者何如此推而至於鄉遂陬野之氓其爲旱潦蠹螟之所戕胥吏之所擾豪強之所吞并以致饑寒失所者又當有幾何哉能無爲之挾垢爬痒惠保綏徠乎吾恐憂勤之不暇而不得時偃息於是亭也鉉聞

其言而喜之遂援筆而爲之記

夏駟柳亭遠眺詩云閑閑十畝繚垣荒高閣飛甍背女牆一道寒泉初出井數株垂柳未經霜青山遶郭留人住明月閑筵引興長翻笑綵

歌元亮宰籬邊偏少菊花香

又云北風蕭瑟雁聲闌十月邊城草木殘息足乍忘關塞遠登樓陡覺地天寬雲開兔耳雙峯峻日落牛頭大海寒幾欲振衣臨碣石不知蜃氣共誰看

慈谿姚世翼登柳亭二絕云官衙小築柳亭幽雨過涼深樹樹秋舊是田疇征戰地月明笳鼓動城頭蒼茫漠北野雲生陣陣驚寒雁影橫新著
七言塞上曲東園亭子學搗箏

訓總戎趙朗撫署秋夜詩云地偏無應接擁被坐空齋
鶴影風搖幙蛩聲月滿階懶從羈客忙閒稱老人懷一
臥滄洲晚平

生意轉乖

翰林學士董越撫甯縣大尹姜侯去思碑云君子之爲
政也以育可及人爲惠惠之深淺感之久近係焉嚴峻
以威之不若平易近之之愈然徒知平易之是務而施
或至於失宜令或不能戢則惠愛雖存而民之所被者
亦淺矣民被之淺而欲求有譽於當時無忘於既去不
亦難哉永平有屬邑曰撫甯舊在郡東之兔耳山成化
四年始遷今治東距山海關百里編戶以里計者僅十
七近邊者半貢道必經飛輓供役所不能免爲之誠難
也成化甲辰河南姜侯鎬宗武者以偕計需次來爲縣
下車初首詢民隱慨然有興革志凡民之事以身先之
率寇兵力而不敢或輕人之視民有餘力公私有餘積
乃修夫子廟學範銅爲祭器次及境內壇倉庫遷置而
後麗譙亭事作焉招復流亡聞風而來歸者相屬於道
視其便而奠其居廩其老而作其少皆有實可紀他如
安良善鋤強梗息詞訟時簡教皆有法而撫甯之治遂
大踰厥初始倉庫所積以石計者不踰五百今則踰一

萬紘誦之聲舊廢於莫可居止今則日益流聞轉輪興復舊多至於厲民今民自以爲不厲侯之盡心民事如此可謂難矣前後部使者屢以其績最上聞遷秩守大州去而民之懷其惠者猶惓惓不能忘乃以邑致政大尹王君綱狀君遺愛介鄉貢士劉錡來徵言歸刻諸石若侯者可不謂之有惠及民哉自古論爲政莫大於得民而民心之所以得其道甚難解衣推食於耳目之所及而乘輿濟涉或不能免議心存冰蘖以莅政子民而鮮克有終或不能免惑若是者何哉蓋素不定而守或移若是乎甚愚而若神者之難於欺也侯始卽卻供費廉取神惠人固嘗疑之比爲政八年始終一致舉此以例其餘則侯之有惠斯民民之不忘於既去皆非無自矣予昔有使事道撫甯見垂白之老數十人道曉陳侯治狀予旣憫遣之去恆竊議於心今之民欲圖不朽於侯而不他屬者豈以予所嘗及見歟爲作去思碑以答其意且繫以詩王畿東輔孤竹城有山屹立摩青冥下有屬邑遠柳營何年今治斯合併以臨邊境多震驚况乃貢道所由經維民凋弊晨落星誰與安定全其生維侯夙夜懷靡甯撫之育之母保嬰鋤强安弱且息爭有事教戰無事耕陰陰壇杏連孔庭春紘夏誦今流聲侯

今讀去不能攀能攀豈憚修阻程臨渝免耳
目送青貝瞻百世存儀刑繁後有作於焉徵

翰林編修史鈞撫甯張侯去思碑銘云撫甯邊邑也軍
民維劇屢遭兵燹百度叢脞素稱難治張侯由明經
高第自隆慶壬申簡授茲土下車觀庶務凋瘵官舍傾
圯瞿然有憂色葉苦冰清以康濟時艱爲已任更新學
校廣儲義粟廢陞以次修舉越三載逋流漸復戶口滋
多絃誦相聞章縫競勸駿駿乎與單父匹休士民沐侯
之澤碑口銘心懼其久而湮也乃徵言於予將勒貞珉
以議不朽予讀史每見漢世良吏心竊慕焉聞張侯莅
政有聲請詢其實曰張侯性資敦朴不事粉飾每以實
心行實政悉情體恕薄賦寬刑仁之實也破幽剖疑不
爲苛察明之實也清白簡約纖介弗染廉之實也節里
甲事宜則國用充繕城池保障則邊防靜革左右積弊
則公庭肅分田均稅審編得法則歲額定以至增學田
崇道學課章程靡不周悉切至真循良之選也時以俸
績考最天子錫誥封留久任期大用之士民愛戴鼓舞
適如所願一聞訃音告歸閭邑士夫百姓惶惶焉如赤
子失怙恃遮道涕泣懷德不已將刻於石以昭去思之
永茲德政感人之深亦士人懷德之心有不容泯者經

日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張侯有焉他日登朝宁敷讜
言樹勲庸以對我后則必付之史館不將與斯銘并傳
矣乎侯諱葵訓號復所山東甯陽人銘曰古稱利器宜
於盤錯亦有南金雖火不燦於燦賢侯遊刃煩劇三載
政成聲聞昭赫維民有生待侯而植昔也流移今也滋
息維土有居待侯而輯昔也怠荒今也時習士論旣孚
民情允協跂足內遷霖雨舟楫繫侯之思源源者溢托
始於茲本之以實以實與僞其感孰深貞珉不朽憶侯
心此

察院在縣治西成化間同知劉遂建 國朝康熙間王文

衡重修今廢

東察院在縣治東後改爲太僕分司今廢其石獅二座移

鎮洋河

撫甯衛在縣治西今廢

鄉進士周良臣原設撫甯衛記云撫甯古驪城地也屬
右北平郡東漢以來廢矣逮至永樂三年創設撫甯衛
因縣建於兔耳山之陽相去十有餘里衛縣相隔政令
難通兼之西聯神京東接遼海其間星輅絡繹迄無甯
日地里鴛遠甚非所以一道而同風也成化初本衛具
由申請巡撫都御史閻奏准將撫甯縣遷於本城東北
隅增擴舊制軍民同處而衛縣合焉成化四年指揮使
陳君愷重修衛治堂宇維新官威重矣臨蒞有地官業
立矣方隅有象風水萃矣官威重則軍士服焉官業立
則當道重焉風水萃則將材出焉建立之功煥然其可
觀哉嘉靖丙午掌衛事指揮劉君涵率僚屬請言以紀
其事余曰汝知國家所以設官之道乎文武并用致治
之術也要使互相砥礪以資化理若悠悠自待不克振
拔究與碌碌者等豈國家建官之本意哉蓋前有所創
則後有所繼今劉君以一人倡之將鼓舞感化咸思自
奮以效大用者接踵矣是衛也有正廳三間後廳三間
儀門三間東西典吏房六間大門三間東房三間經歷
司三間鎮撫司三間預備倉一處雜造局一處左右中
前後五千戶所及帶管八百戶所各門房一間所廩三
間創於指揮陳君興於總戎周君成於指揮劉君有始

有卒規模可謂宏遠矣是爲記

附邑人樊颺撫甯衛山海衛考

明代縣以屬民衛以訓兵故文武不兼官自撫甯衛歸併山海而衛制遂不可考矣自山海衛改設臨榆縣而衛制愈不可考矣然史明言洪武四年置山海衛於撫甯治則六年初徙縣以前山海衛與縣固並治也迨十三年縣治再徙而初徙之縣治永樂元年置撫甯衛於此求其地富在令所各莊故茅元儀武備志云撫甯衛在撫甯縣西十里確指免耳山東舊縣與所各莊兩地而言其去山海衛東西幾二十餘里乃史又謂撫甯衛在山海衛北更於何處曾置衛者北當是西字之誤及捫到處碑刻大抵撫甯衛官居多而衛學生員反隸山海籍衆何也竊料山海衛先置於故縣治不久卽東徙山海撫甯衛暫置於所各莊不久亦東徙山海衛故治故成化三年新城成衛縣並治耳特衛城隍廟基改建廟帝廟卽衛胡同之名亦莫指衛署遺迹要山海撫甯二衛置非同時地難牽混略析之以俟博雅君子

小官廳在西察院東今廢

榆關驛丞署在深河嘉慶十七年張彰二十一年毛長清
二十五年王景芳道光十四年吳燾皆重修

蘆峯榆關兩驛馬號土平房二十一間瓦房六間馬神廟
兩座捲棚三問道光二十五年九月知縣李宗城重修
蒲河營都司署在牛頭崖大門三間大堂三間二堂書房
三間堂後住宅三間外院軍器庫三間內院東廂房二
間人圮都司常壽補修

存營千總無公署

洋河口千總署一所兵房四十間營房三處共二十四
間道光二十一年知縣許夢蘭奉憲札動帑興修

城守營把總無公署

臺頭營把總署明代爲副將署今存大門一間大堂三間
東廂兵房西廂書吏房堂前東土地祠西馬神廟內書
房三間住宅三間署東爲射圃

界嶺口把總署明代爲守備署在西門內路北

青山口有守備署順治六年改操守後裁官署廢

官莊把總無署賃住民房在縣東南三十里

撫甯縣志卷五

學校

書院義學名宦鄉賢祠附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所以明人倫也而學則其
諸三代收其成遜其業官其始皆不外示敬道也而
成乃要諸九年是故禮隆釋菜人拜先師座擁皋比
官稱博士此

聖廟之所由尊亦師儒之所由重也我
朝

列聖尊儒重道

視學臨雍圉橋聽講者萬人

闕里談經者兩度圓冠列侍執巾袞於西階大帶諸生受
詩書於北面美矣盛矣堂哉皇哉今者經生絃誦盡
解陳庚下邑科名每多登甲沐棧樸菁莪之化育梗
楠杞梓之才其功效不大有彰明較著者哉且夫書
院義塾學校之副也鄉賢名宦聖人之徒也苟非循
名核實則教無正業退無居學終嫌膏火之虛糜果
能觀感奮興則處爲良士出爲名臣自列宮牆而無
忝志學校

聖廟在南街路東學衡衡

明洪武十一年建其歷年增修者成化間知縣姜鎬

宏治間知縣劉玉嘉靖間知縣葉宗蔭通判李世相
萬厯間知縣張彞訓徐汝孝至我

朝康熙八年傾圯已極知縣王文衡勸閭縣輸助鄉紳

馮泰運捐二百金修葺大成殿五間東西廡各五間

十一年夏大雨廡壞知縣譚琳捐資補修乾隆間知

縣袁芳杏藍嘉瑄葛長信嘉慶間知縣李長棣沈慎

厚道光間知縣張煦皆重修

案會典順治初定府州縣每歲春日令地方印

官主祭其秋上下陳設行禮俱與國子監歲祭同康

熙四十九年奉

上諭

同城大小武職俱照文職一體行禮乾隆十八年禮

部題

文廟兩廡從祀位次謹依史傳按年序改定

其十二哲牲品照闕里志更正東西各少半一案每

位一帛兩廡各少半三案各增帛一案統奠三爵分

獻官

二人

至聖孔子神位正中一室南嚮神牌硃地金書

崇聖祠在大成門內東夾院

雍正二年追封 孔子五代王爵改啟聖祠爲

崇聖祠

明李東陽撫甯縣重修廟學記云撫甯縣學教諭袁
傳訓導劉珣沈鈺具書因縣丞張儉上京師以達於
余曰撫甯廟學久不修惟一殿一堂亦就傾圯修武
姜侯邵來知縣事乃會官贏財復勸富室爲義舉圖
新厥制葺大成殿五間建東西廡爲十間飾先師及
四配十哲爲龕各一爲賢主二十有三龕及主皆用
木而髹以朱其外爲宰牲之厨爲簠簋簠豆與凡祭
物咸備爲櫺星門爲戟門皆一而三爲持敬致潔門
左右皆一爲碑六覆以亭增明倫堂三間爲重簷翼
室其旁爲二齋後爲饌堂前爲儀門又前爲大門爲

二樓曰興賢育才之樓蓋地爲泮池有亭曰泮亭爲井曰桂井爲亭以省射曰觀德之亭皆挾地勢簡物財規度宏麗制用詳密蓋曰侯蒞政以來再閭寒暑而命工舉役僅及其半於是獻薦有所教學有地章縫衿佩之士有所瞻法間井之民有所觀化按州部而察吏治者有所據而稱爲才侯雖不敢自以爲功而茲事也不可以不識也敢以是請於太史氏予嘗觀之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颙若其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咸服蓋誠積會神以示儀表莫切於祭而設教垂訓成天下之治者於道則甚重焉必其爲祭不徒簋豆簠羽之儀而所謂教者不獨以詞章句讀條格號令爲事然後足以觀於天下此易之道孔子之意也今天下郡縣必有學學必有廟廟必爲孔子設者蓋道學之傳彝倫爲著而其著於經者待孔子而後明則儀刑所在非極崇奉以爲報祀有不可者故其名學先而後廟後齋居稟食者不過習口耳爲身家計彝倫之重後不省爲何物是自棄於孔子之教也則所謂崇奉報祀之典蔑爲末節細務而不舉也奚惑哉然苟祭焉而誠不至禮不備徇文而遺實其視學之末者殆無以異也夫學者士之所有事

而倡導訓厲之政則有司存聖天子嘗視國學躬釋奠戒飭師生俾進學業以爲天下倡撫甯畿內地風化所先承宣之功於是乎在而凡有事乎廟與學者雖欲不自致於文明之治其亦有不客已哉姜侯本宦裔初命爲今官廉勤而惠殫修倉庫舉凡廢事多可書者而無與乎廟學之事故不復及云

邑人王簡重修學宮記云撫甯縣學立於明洪武之十有一年事因創起不過一殿一堂淺陋褊迫成化間邑侯姜公目擊心感曰學宮之設所以育養人材求進於廣大高明之域卑塞若此何以勵後學而揚休譽也遂勅建大殿五間東西廡十間啟聖祠三間以及名宦鄉賢戟門櫺星莫不備舉可謂規模宏遠制度周密矣嗣後宏治間劉侯再一繕葺遲至數十載蝕於蠹蟲頽於風雨不無殘缺荒蕪之虞有欲改而重新者或力屈於錢穀而不暇顧或心憚於慮始而不敢爲難修補時廩不過因陋就簡一時權宜之計而非經久不拔之業也金陵季平王公下車以來百廢俱興慨然以學宮爲已任上不費公帑下不勞民力自捐清俸而使相勸以有成與學博劉公鳩工庀材尅日計事自春徂冬寒暑不繼凡一木一石之

微咸經目觀而手任之者又擇諸生老成練達徐廷
璵蕭來鳳趙聯璧三人共襄此舉未期年而殿宇從
薩門廡堅固昔之泥沙相半者今皆易以磚石昔之
朽蠹相積者今皆改以松檜泮池狹隘無深蓄之義
淫而通之冲潭演著星似四照先師神龕別爲厥飾
加之以髹彩聚之以綈幕朱欄綠樹金碧交輝從來
制作之精工程之速無踰於此者後之人文蔚起蒸
變風俗皆公倡導訓厲之功有以啟之也哉在公之
心修理學校興賢育才有司職分應爾固無望於人
之記述也然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則碑之
季平賢父母之治累累實不能泯刻之於石誌不忘
也後之蒞茲土者讀是記而奮興焉則善善相承於
無窮矣

知縣沈愔厚重修文廟碑記云予以丁丑秋承乏撫
甯下車之次日卽肅謁夫子廟堂拜瞻之餘見
殿廡堂宇及戟門官牆罔不整齊巍煥若新構者詢
邑人士知爲前邑令太湖李君學博順義王君元城
黃君暨邑紳士之力也輒爲歎賞者久之爰稽是廟
創自前明中間修葺者雖不乏人然自乾隆辛亥重
修以來迄今將三十年矣未免漸形圯毀而兩廡尤

甚實賴此舉以肅觀瞻以垂永久夫豈可緩者哉方今

聖天子崇文重道凡山陬海澨之區無不建學且閎其規制以爲春秋釋奠之所况撫甯爲畿輔近地當兩京之衝

鑾輿之所臨幸而文廟乃棟摧瓦解茅茨磊砢豈所以尊崇先聖之意乎今日者仰宮牆之壯麗觀芹藻之繽紛俾人勃勃然有希聖希賢之心恂振興斯文之盛舉也予不忝適來觀厥成諸君以碑記相屬尙敢以不文辭乎爰紀其盛而列諸君子之芳名於碑左云嘉慶二十四年乙卯

知縣張煦學宮碑記云撫甯學宮創自洪武十一年至我

朝康熙八年知縣事王公文衡葺而新之規模宏敞視昔有加焉後之宰是邑者屢經修葺歷年既久丙申夏溽雨夾旬漸就傾圯煦乃捐廉爲倡邑人士踴躍樂輸教諭張公訓導高公共襄厥役經始於道光丁酉年四月落成於戊戌年三月邑人士屬煦言記其事煦思

國家建學之意與聖賢教人爲學之方前記詳矣夫何

費顧熙茲邑五年喜風俗之敦龐絢先哲之遺教

有不能不爲邑人士告者撫甯爲孤竹君舊國想其

時兄弟偕隱避世待清爭光日月師表百世豈能人

之所難能哉孔子斷之曰求仁而得仁嗚呼一言仁

而聖學盡之矣仁者天地之所以爲心而人得之以

爲生者也論語一書無非求仁之旨顏淵則從乾道

仲弓則從坤道其所入之途既異樊遲問仁司馬問

仁又各因其質之所近而引之以進於中行至於子

文之忠文子之清則曰未知焉得仁子路之勇冉求

之藝亦曰不知其仁而管仲功烈之卑又以如其仁

重許之卽如般鮒不忍人井怵惕不過此惻隱之一

端而擴而充之若可以至於聖人而無難是則仁也

有爲器重爲道達無事不可以求仁無時不可以得

仁也濂洛關閩大儒代興其言誠者所以立仁之體

其言幾者所以妙仁之用主敬所以存仁窮理所以

識仁悉本洙泗淵源以因時立教卽茲邑王復庵之

謹直魯文振之介潔翟公聯峯王公致甫文章事業

後先輝映又孰非由學以復其性而馴至於心安理

得之域哉孟子曰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又曰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邑人土生前賢之故里觀廟貌之維新一返躬而卽是矣又無俟煦言也道光十

八年孟夏

邑人王運恆重修文廟祭器緣始記云自古紀改周之業者書梁公而不載發軔於昭德紀造唐之功者書汾陽而不載肇基於青蓮尙論之士逞逞搜遺覈始每扼腕於操觚者之畧也如吾邑之廟廡圯而更新規制之宏敞結構之雅麗甲於郡邑乃邑侯王公之經營籌度宵旰靡甯學師劉公之匡翼勞來風雨無間與二三弟子員之後先督課以底厥成此昭昭在人耳目間矣究其始自溧水令熙軒馮公始王公下車謁廟見其傾圯不支恍心疾首思一改造計無所出日聚諸生而圖畫之僉命余小子拿舟南下謀之馮公公毅然出俸二百金以佐之重建之功自此起手否則不幾補天無石修月無斧耶且公初蒞溧水肅事祀典奠獻之際見祭器皆昔從事宗廟所未曾有者遂捐俸範金爲之若爐若瓶磬若劍若勺與夫盞豆簠簋尊爵之識共二百四十二件送置學官以肅陳薦爨昔木豆瓦登數尙不敷棗盛菹醢之品

狼藉几案間。襄聖賢而讀大典。匪朝伊夕矣。今則商
彝周鼎。歸壘肆筵剛柔。筆正腥肆。焚營咸式。數而式
度矣。青青子衿。駿奔在廟。莫不目炫而心德之也。原
公初心。不過處得爲之時。崇報本之義。豈逆計夫後
人。勒班紀德。以垂譽於無窮耶。此功之有裨學官所
萬不容泯滅者。因書諸石。以告夫後人之路。視宮牆
與竊毀祭器者。將有惕於斯文也。

學署大門三間。儀門三間。明倫堂三間。崇禎六年。知縣

余爵重修。順治四年。知縣張懋忠重修。康熙十八年

傾圯不支。知縣劉馨教諭辛進修。捐俸重修。東西舊

有進德修業齋。俱廢。敬一亭三間。

刻明世宗御書程子四箴。今爲雨化。

堂

後三間爲教諭公廨。乾隆十二年。知縣錢肇重修。

東角門外爲訓導公廨。康熙三年。裁教諭。缺訓導。移

駐教諭宅十五年復設教諭訓導宅已廢今寓居東

山書院

明署教諭藥國祚初修明倫堂碑記云恭惟聖天子以藩封踐祚悉中外之情形議人地之適宜遂俞衆議附邊邑令咸任甲科嘉其饒裕擔荷也於是大梁潁川余公以高第蒞撫甯撫甯素號衝罷且經兵警之後人人朝不謀夕庶務之頽弛寢閣者日甚一日甚而學宮之明倫堂虛存其址垣墉舊材蕩然一空師生風露中環立焉自余公之臨長斯邑也有朝廷之威德內拊疲民外嚴斥堠一意休息而不忘振刷百度維新尤加意於作人時勤督課向學官慨然曰學校乃禮義相先之地是可以無堂也乎哉遂捐俸庀材鳩工計程令廩生徐文耀王德育董其事不月餘而構堂四楹輪奐爛然美觀漸而洞改大門宏敞軒豁端直不曲誠哉禮義正路又漸而徐計其餘會農工方殷陰雨相妨不然皆更新矣大抵撫甯之廢者待修墜者待舉何者不輟輟於我公之一心而約力告謂我公又不忍急遽騁足重煩斯民蓋徐而有

待也奈以讀禮行不無望於繼公而興者然而公之
斯舉其跡爲重修而其事則反難於創蓋重修者有
所因而創修於舉廢之日者尤易爲造設也歲值未
申此邊圉何等時也公獨競綵指出寬嚴互調諸務
振頓建非常而民不驚修國常而師生之講肄有所
其大有裨於斯民大有造於吾黨乎自是而握樞履
要游刃盤錯肩荷鴻鉅任人之所不敢任期未曾
有類若是焉則已矣是爲記崇禎六年癸酉九月
灤州石申撫甯縣重修儒學明倫堂碑記云余讀史
至起衰入代每掩卷歎曰昌黎之功大矣哉越唐宋
以遽明季流寇東馳榆關震驚撫甯叢壤不獨農器
變爲干櫓而登陴奮戈士亦雜習於芹苴泮水之間
孔廟雖存禮儀久廢明倫堂鞠爲茂草矣斯文未喪之運
漸又衰歎張公天秀人傑來治是邑瞻拜環觀之際
輒穆然感慨徘徊久之顧謂學博黃吳兩先生曰小
子有步履王路所以迪和恆哉

皇上立極上下表正四方天地爲昭固在今日然而不可
不明者人生之倫不可不修者明倫之地倫堂荒廢
步履安從况我輩今日方幸瞻王氣於天家何至作
黍離悲歎也古所謂論秀晉升之地奚以稱焉乃毅

然奮舉捐俸倡修兩先生諸大人亦捐厥俸而薦紳
弟子員亦共相捐貲以修焉人心競勤不匝月而堂
之飾星滿月者巍然烏華翬飛茅塞塵封者廓然禮
門義路於樂哉成均肄業有地矣燕享拜乞有期矣
式閭表墓可行也司馬賓興可舉也宏規肇啟風猷
丕著書日慎徽五典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此物此志也且西廡鄉賢久
矣其灰燼也猶惓惓焉於春觀厥成於戲當此赤羽
白羽交馳之區域獨能鼎新革故於論鼓鐘直可謂
扶持衰運鼓吹休明斯文其長振矣公之功不亦大
矣哉起衰八代何多讓焉公其昌黎之後身也夫公
諱懋忠別號獻赤滿洲太學生古三韓人也庠弟子
員徐進榮李惟豔張鳳羽陳王業楊士俊敬勒石頌
公於不朽余因述其事以記順治四年丁亥十二月
知縣錢鑒重修儒學明倫堂記云有司於邑中所當
務隨宜修舉俾勿廢墜非喜事也事固有不吝緩者
夫有民有社所以爲邑使神未獲安民未知教何以
爲治故二者皆所宜急而學校爲教化所由興人才
所自出則尤重甲子夏余甫下車遇旱禱於城隍神
祠隨應因神之惠用民之和擴神宇而新之庶可展

敬於神矣而儒學明倫堂自康熙十八年前希劉重修後迄今七十餘年遂圯壞當朔望一俯仰旁風上雨荒蕪滿目無以安師席而肅觀瞻爲經理計蓋積三年於茲會頃歲多雨益摧敗懼及今不治後更難爲役遂與儒學裴楊二君暨貢監生員並鄉耆等經營量度鳩工庀材易木植之朽腐者去瓦甍之毀損者戮以堦除繚以周垣爰堅爰塗匪雕匪樸堂楹有翼重門屹然風雨漂搖差無慮矣檢舊志有進德修業兩齋以爲肄業之地今遺址已湮力綿不能復建學之左爲文昌神祠閑靜可以肄文余延山長主之其南則爲書院前令王公所設也歲久亦零落稍加修葺延社師授經於其中自是師儒有席藏修有所濯磨振厲在好修者之能自樹立耳役旣成裴君輩請書其事於石予謂之曰唐人有言居官而自爲記則媚已不居官而代爲記則媚人媚已媚人兩無取焉顧所謂媚者謂將鋪張其事以博名高也若志其緣始紀其歲時無譽可居亦無媚可避人記可自爲記亦可因牽連書之俾來者有所考覽役始於丁卯歲之四月而告竣於六月也乾隆十二年丁卯九月

知縣徐天秩重修明倫堂碑記云古者建國君民教
學爲先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蓋學之取
數至多要必以明倫爲成教之本明倫堂者所以教
士子務本之地典至鉅也我

朝定鼎以來二百餘年首重儒術今天下教職衙署各
建明倫堂敬鐫

世祖章

皇帝臥碑於其上使學官於此訓誡士子士子亦出
入瞻仰知所遵循罔敢踰越且賓興鄉飲大典皆於
是舉焉故士風端肅民俗敦龐天下之太平久矣撫
邑雖近邊陲深被甄陶濟濟然人文蔚起之地也余
自丙午歲來蒞茲土默念司牧之道必崇實敦本而
後庠無衰士野無莠民公餘之暇偶適學署過明倫
堂見夫重簷之間宋庠墜焉危壁之下瓦礫堆焉何
摧折坍塌以至於此考之碑記自乾隆丁卯年重修
經風雨近百年矣慨然曰講明文教之區焉可聽其
傾圮而不顧也爰商諸廣文慶雲劉君靜齋鹽山劉
君肖巖暨邑紳王虎拜等僉快然從之願共勸厥事
因捐廉俸以倡於先更力勸邑中仕宦之族遊庠之
士各捐資財共成義舉得制錢二百餘千適值名宦
祠後古松綠霽雨經風剝折并從衆請售之以充公

用又得制錢二百餘千爰庀材鳩工易標樣之朽腐
益得石之損壞不事藻飾務求完固而學署之頭門
儀門及雨化堂四間皆補葺焉自閏四月庚午日經
始至五月庚申日告竣蓋嘗論是堂之建非第以肅
觀瞻也上以尊

聖訓

之輝煌俾侮慢者悚然自檢下以修典禮之廢墜俾
居稽者奮然起興所係於人心風俗者其淺鮮哉至
於宏潤壯麗文運攸關堪與家輒盛稱之雖曰地靈
亦由人傑是在有志者斯夕攻苦鍛鍊精純無怠無
荒乘時利見宰是已者有厚望焉是爲記道光二十
九年己酉十月

張濟教職題名碑記云撫甯自設儒學以來而教職
題名未立前輩年久姓氏無所稽考邊化梅文峯有
慨於中每於鉛槧升畫畢謂僚友曰吾儕官斯庠也
雖未追荷我棧樸之教亦嘗殫精課文而盡心焉儻
不銘之石第恐日益湮晦無所考矣遂各捐俸貲命
鑄之石取現任并志所載前輩姓氏年歲歷書之且
虛其左以俟將來之君子云

雲從書院在學宮路南明萬歷四十三年知縣王臺創

建日集諸生會文講藝紙筆飲饌之需皆捐俸以給

知縣張毓中王全忠譚琳繼之康熙十四年知縣劉

馨捐資修葺舊有田租二百餘畝發商生息本銀三

百兩道光四年升任知縣李德勸捐銀三千兩邑守

禦所千總衛張渭捐修院中房間每年所得息銀爲

山長修金薪水

原定二百二十兩冬春另發木炭八十斤

生童膏火之費

禮房歲支紙筆墨銀十四兩

原支四兩自道光五年增十兩

九年知

縣喜祿添設監院以兩儒學更換經理

歲支薪水銀三十二兩

十六年鹽商荒本銀一千八百兩

原三百兩續發一千五百兩同

治四年知縣周錫璋續勸二千一百兩

發二千兩生息

明知縣王臺雲從書院記云人文之興或曰天運或曰地鍾二說皆是然未可恃也予直以爲存乎其人昔文翁化蜀文定授湖惟是萃而處之程而課之士遂蒸然崛起卽殊方絕徼莫不嚮風歸化未聞移變其星野更定其岳瀆也則人心之靈於此徵矣撫甯號巖邑連關接塞應尾宿之墟馬頭兔耳渝水陽何種種爲邑勝概往歲登甲乙籍者不乏人邇乃寥寥晨星垂四十禩或以堪輿家言建浮屠於城南之紫荆或西關郭門諸建置不一前令惺涵崔君加意學宮其尤最云然今寥寥如故余不佞承乏茲土求所以興賢竊治不敢自後於前人竊以文物盛衰關天地轉移屬人文與其乞靈於天地固不若乞靈於多士也乃卜之學校適南得善地捐俸貲帑羨若干繕創書院一區堂五楹東西廡各三楹亭一楹廚饌供張具備緣以周垣集諸生課藝其中月三試之別有條約甫兩月落成會闕太史莊公以使節過臨余請名其堂公題曰雲從蓋取易雲從龍義也夫龍之需雲以靈詎不昭昭要之非雲靈也有龍之靈而後雲

從之以靈也假令蟬蛻當前徒抱空質卽蕭然蔚然
噓以泰岱濃雲亦何所益故士患不爲龍勿患雲之
弗從也雖然應龍之神蜚以存身不存不可以奮屈
伸變幻從泥蟠時陶成之躍而雄飛直須時耳諸生
誠勿以土俗局限藻乃志凝乃神相觀相長挺然以
神龍自命就先資之業儲爲霖雨源流泉淳冲而徐
盈有不躍然而起驤首天路潤澤寰宇者吾不信也
然則雲龍一區謂非諸生存以高奮之地不可彼邀
靈天地者其爲不足恃明矣不者泄泄寬假今日俟
氣數明日易山川恐星野岳瀆必有笑舍已之田而
芸人之田者多士勉之撫之
爲蜀爲湖將拭目觀之矣

東山書院在雲從書院西康熙二十一年知縣趙端捐
俸買生員惠熙地建瓦房爲諸生課文所原契存庫
今借爲訓導官署咸豐七年訓導李元芳勸捐修門
房同治六年訓導魯松勸捐修正房附錄訓導張永

誠卷宗一件於後

撫甯縣儒學訓導張 爲備卷交代以垂久遠事稽

縣志儒學明倫堂後舊有敬一亭左爲訓導宅右爲
教諭宅又右爲訓導宅後因傾圯重修改敬一亭爲
兩化堂合并兩宅木石建正房五間東西各廂房二
間宅門一間於兩化堂後之正中而教諭處焉訓導
因借居東山書院始第權宜後遂久假予於乾隆五
十四年到任接有上房五間門房五間東廂房二小
間予因蓋西廂房二小間以配之惟上房前簷逼近
鄰宇牆高丈餘以致長日昏昏不見天越四載鄰婦

因寡獨出售其宅就養胞姪請之予予因就在城紳
士而謀之皆以爲可慷慨捐貲共出東錢二百五十
千買小平房四間地址南北計一丈六尺六寸東西
計五丈九尺又買婦姪王紹之地址南北三尺東西
亦五丈九尺伊牆作兩院夥牆予因改調整葺得以
日照南軒皆諸縉紳先生力也第恐年久湮沒衆善
街坊爭占地址因除原券四至尺丈分明鈐印外備
註始末共粘卷帙留作副齋交代並諭書斗務於新
舊乘除之際留意防閑門窗戶壁毋許乘間毀損庶
永垂不朽云

知縣趙端東山書院碑記云撫甯爲畿東首邑枕山面海在昔王學士魯觀察解同卿翟夏卿諸公炳炳蔚蔚彪彰彰史冊固文章仕宦之區也迨自明季兵燹饑荒士民並困司此土者亦惟撫字催科補拙不暇文教之衰未遑問焉今我

國家養士四十年

聖天子篤意崇文諸臺殫心敷教予不敏叨牧茲邑亦幸值邇文之會也茲任之始遂相度於學宮南隅捐貲買地建設社學一所前後堂各五間設門備垣顏其額曰東山書院延廩生傅汝明教習俊秀士子歲捐貲十二金給爲束修又於四鄉各設社學一延廩生左廉楊呈秀張敷典惠愉教習其捐給束修一如在城之數另又捐貲置田地一百四十畝除正賦外以餘穫爲鄉士筆墨膏火之助蓋使寒窗有賴且爲久遠計也乙丑夏予有量移之

命廣文胡君王君暨社師率諸弟子輩餞予於書院中舉觴而前曰公經營社學悉心文治五載如一日也今熊軾適征盡記片言示勸乎予用是深有感矣令之後令固賢者多師之後師固賢者衆而諸弟子薦賢書升之後繼起之爲弟子者其勤情未可知也使

其勤也爲麟爲鳳作揖作霖予之望也師之願也使
其情也不但有貢予設學置田之意卽先賢王魯諸
公亦必大深扼腕而縱有山靈水秀究沉埋於蒼茫
衍曼之中雖記勒萬言奚益哉然予有得乎易之義
矣在蒙之九二包蒙吉以陽德之剛中當發蒙之任
者是全賴夫艮司牧賢師長也在益之初九利用爲
大作以陽德之居下當大有作爲堅忍而不肆者是
專望之諸弟子也上能率之下自應之將於此顯忠
孝尚氣節又不僅文而已也誰謂古今人之不相及
而王魯解翟諸公獨專美於前也歟遂走筆而爲之
記

驪城書院在文昌祠內乾隆十一年知縣錢公塾捐置

桃樹園地一頃二十九畝爲課士之資具載文昌祠

碑錢去書院遂廢董事人將此地一頃二十餘畝私

換楊樹巷地十五畝糧名義學地在良仁社五甲納

糧文昌祠名宦祠原報部學地六十畝乾隆四十年僧人王正化止交出地三十一畝

鄉學康熙十九年知縣趙公端於東西南北四鄉各置

鄉學擇諸生練達明通者歲給修金十二兩其薪米

供饌楮墨之費捐資增置學田一百四十畝充用故

刀劍鬪狠之風一變而爲禮讓時論崇文之政惟公

爲不朽云

富實屯荒田四十二段共一頃四十畝三分七釐總名義學戶招佃張應奎承種每

年輸租除納正糧外餘交儒學給鄉社學爲筆楮膏火之助冊牒儒學卷領存庫今四學俱廢

社學在文昌宮內每年修金三十兩按季支領舊在雲

從書院內修金十二兩知縣王文衡置田一百五十

一畝

碑載城北李良峪莊長身地一段邊山地一段河身地一段原係牧馬荒田約有百畝城東新

莊地一段七畝五分城東南
洋河套荒田一段十畝餘
康熙十年知縣譚琳捐

俸二十兩增置田五十畝
碑載一段四十畝一段十
畝坐落城北張家莊西碑

在文廟內西北隅康熙
十四年知縣劉馨捐資修葺

熙十三年十一月立
知縣趙端社學文云三代教民之事詳乎後世教民

之事詳乎或曰後世詳三代之時王畿之內有太學

列國有國學國之中鄉有校里有塾如斯而已今自

太學而外爲省爲郡爲州衛與邑者不可勝計蓋莫

不有學焉可謂詳矣余曰不然禹會諸侯於塗山執

玉帛者萬國迨周之興列五等者猶千八百焉今合

天下之府州邑其爲數不敵周初五等之繁也其在

夏商更無論矣然自國學之外鄉校里塾又不知其

幾顧夏書猶曰每歲孟春使適人以木鐸巡於路鳴

呼自周衰迄今二千餘年間雖極至治文明之世有

如是敷宜乎一道德而同風俗不能復望之於二帝

三王之後也古者大國無過百里在今一小縣耳二

十五家爲里二千五百家爲鄉在今一小堡小鎮耳

而有校而有塾分析而統計之古教民之事殆十數

倍於後不止有志道民者奈何不亟爲之所也撫邑
幅頓始過齊魯始封之履而司教者惟教諭訓導二
職前任王君始置社田延塾師一人以教課俊秀嗣
譚君復增置田畝以激勸之余準古教今增延塾師
四人庶幾古先王鄉校里塾之遺意餘俟期
歲之後多方增置社田以繼二君之志焉

洋河莊社學在大興寺道光四年升任知縣李公德撥
寺地香火租建立歲給修金制錢六十串由董事人

延師教本堡子弟

邑人樊鑑大興寺義學碑記云麟筆既絕象教斯興
魚梵茲多黽堂不廣龍華會上勝檀恆有其人而鹿
洞頌經曠代獨少是皋比之談反不若蓮社之盛也
蓋自三藏譯於姚秦列刹剏於石越度牒者曰比邱
受律者曰沙門衆建叢林功德無量遂乃布金祇園
以爲香火之費此皈依淨上有白來矣惟具正法眼
藏出定慧識力於迦葉拈花之旁立函丈振鐸之所
使被緇祝髮者知性命中有真義理真事業不僅柏

樹參禪木樨作得爲能了上乘也如洋河莊大興寺
自道光四年蒙邑侯華陰李公吉人批斷除撥地養
僧外設立義學使近村子弟皆知絃誦誠盛舉也然
寺中地畝質當殆盡爰閭會酌議陸續取贖今廿年
來矣董事人等確遵示諭重加修葺規制如新不惟
向學者省削柳編蒲之計且使托鉢飛錫一意焚修
俾傳薪之火常接傳燈之錄不墜卽謂絳
帳提攜無殊於宗門棒喝可也是爲記

界嶺口義學道光二十六年邑侯張公煦建用樹價生
息自十五年秋季起至二十四年冬季止積制錢六
百五十五千買董大年地址坐落南店大道東用價
八十三千有畸建瓦房五間大門一座兩項共缺錢
八十八千緣是荒廢咸豐四年積有息錢一百一十
七千仍發商生息每年共收息錢六十千定爲束修

四十一千六百文至今常設 案社學鄉學東山驢

城書院各地畝今統歸雲從書院

山海衛鄉已撫甯縣科第題名記云科第今天下仕
進第一途也故上之用人必於科第求之則得天下
第一等人物也下之致身必於科第由之則爲天下
第一等人物也於戲盛哉其關係一何大矣哉洪惟
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之創有天下也立之定制養
士於學校取士於科第養之無他曰易曰書曰詩曰
春秋曰禮樂耳是皆三皇五帝禹湯文武傳心之要
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養之成材例三歲一設科而
禮羅之其試之鄉也曰鄉進士及策之天子之庭而
敘以秩也曰進士之二者始授之官內之則科道耳
諸司之僚屬耳外之則州縣耳諸府之參佐耳官之
久而報政之有成效者於是乎親之而侍從也要之
而臺省也重之而旬宣藩臬也則其任愈重矣任之
者一以其養之正而有得也蓋養之易而有得焉則
其人義文周孔也養之書而有得焉則其人堯舜湯
武也養之詩而有得焉則其人文武周召也人而養

軒則世道可以義軒矣人而堯舜則世道可以堯舜
 矣人而禹湯文武則世道可以夏商周之盛矣用是
 見我朝科第之制之善直將駕往古而重出乎其上
 也夫豈隋唐以來上之牽制以聲律下之奔走以權
 利之科第比哉撫甯永平之屬縣也學建於洪武之
 六年殆百年於茲矣登鄉進士第者若干人登進士
 第者若干人較之他縣若少劣矣孔子曰才難不其
 然乎以此抑亦時有所缺而將以大發之也蓋我國
 家啟運竝天地而爲之無窮譬之詩云綿綿瓜瓞初
 生者小理勢然耳繼繼承承他日庸有既乎前有司
 事昧先務末之紀良爲一大缺典也茲姜侯鏞中豫
 全材也探圖書之古學紹伊洛之正傳偕計吏而策
 名天府領鄉秀而卒業賢關選謁銓曹任專花縣興
 學校善風俗作賢才爲第一事初考行書以上最三
 年遽告以歸隨以科第題名之石來託予記將使已
 往者之不泯嚮用者之知敏方來者之有繼誠盛舉
 也夫科第立之國者也一定而不易者也人材成之
 習者也萬變而不齊者也科第以人材爲重亦以人
 或匪材而輕撫甯之策名科第者輕邪重邪一時有
 公論萬世有青史予固未之敢妄錄也然有大器具

則有大成就有大運則有大器誠以今天下之世道
觀之眞能與古昔何時相埒邪吾徒知所以自反矣
竊惟三代以上之世道必有三代以上之人材能以
振起奈何人多近名率已下矣况舍名規利又豈非
下之下者乎且人而規利不爲身家之計耳借曰位
都三公祿享萬鍾然身限百年之限家能業業之昌
等爲灰飛烟散而遺臭萬年則科第之玷無窮矣其
得失何如也人材如此欲世道如西京之酷厚東都
之風節趙宋之仁厚且莫之得况其等而上之爲周
爲商爲夏爲唐虞叢軒者乎是固不能不於吾科第
中第一等人物乎致望焉故因侯之請遂

大書以歸用勒爲撫甯縣科第題名記

李文撫甯縣貢士題名記云貢士題名前所未有有
之自邑侯姜公始公做科第題名記將成化以前貢
士一一鐫石以垂永久謂之貢士題名非徒識不忘
也且以使將來之貢士顧名思義咸知自重云爾士
自少遊庠序經歲考校歷幾年所始得登名古所謂
孝弟力田經明行修者非耶邑每二歲貢一人若天
順壬午一歲四貢嘉靖己庚壬癸四歲四貢則又出
自特恩焉明初有至諫垣郡守部屬者其黜名未嘗

不表表也故備鐫其姓名年分詳著
其地里官銜以足一邑文獻之徵

趙端驪城課士錄序云余蒞政驪城踰月卽進邑之
弟子員而問業焉簿書之暇手丹鉛定其甲乙自申
秋暨於西臘歷數試得文數百首擇其尤雋者將付
之梓旣以示勸亦以自娛焉或曰撫邑在明宏正間

冠冕蟬聯迨末葉九泥束封武備亟而文教衰

國

朝定鼎中界兩京旣易邊徼而輦轂而明使君復絃

歌而振興之成宏正隆之風其再覩乎余曰否否夫
子云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國家監宋
明以制藝取天下士豈徒以是爲朱紫階使之揣摩
佔畢而已哉凡以使之學道也夫心者宏道之器而
義者心之靈也故凡人明於理者其見必決遠於學
者其氣必厚優於德者其言必正大而從容嫻於古
今者其論必練習條暢而不浮今有文焉其見決其
氣厚其言論正大從容條暢練習而不浮斯其人必
學道之士也次或得半焉或一得焉其學之大小淺
深亦視之而不然者反是今余錄是集凡合乎數者
則進之進其合乎道也離乎數者則退之退其離乎
道也余方以是爲移風易俗之具而徒望其階朱紫

蟬聯冠冕以爭耀於成宏正隆而已乎客謝曰鄙人
識淺不知明使君期斯邑之深待斯邑之厚一至於
此請以是編諭之父老子弟余曰猶有進夫文運與
世運相爲盛衰者也世運方盛則昌明博學之言
世運方衰則支離浮蔓之辭進今

天子

崇道右文日御講筵徵召宇內博學宏辭之士列之
石渠海內蒸蒸進於至治此正王師旦點張弓齡之
時而歐陽永叔擢二蘇之日也諸君子誠能一棄卑
近之習而以學道爲志明於理達於學德優而古今
炯習則誠中形外其光芒自有不可掩抑者于莫埋
於豐城之狂狴其氣徹斗牛張雷二君猶將取之而
去而况當風胡開冶薛燭相神之世乎是則諸子卽
欲階朱紫亦舍學道無由夫子不云乎學也祿在其
中矣願客併以爲諸君子贈客曰敬聞命矣遂筆而
叙之

錢夢驥城課士錄序云余於甲子夏蒞茲土越明年
春卽走幣如京師延師課士積歲餘得文若干首掇
其尤者登諸辭進諸生而告之日儒生既經作吏簿
書錢穀職耳今乃不忘故習汲汲以制義相勸諸生

得毋以爲迂雖然願諸生勿輕眎制義也蓋制義者
根柢聖賢綜貫經史彙括百家擗管可爲而窮年莫
竟精其奧者窮理正心明體達用皆於是乎在士人
幼學壯行舍制義未由登進由制義而升朝右高位
顯名盛德大業彪炳宇宙皆是則所以得時行道榮
今傳後者亦必因之而可易視乎哉以制義視之則
易不徒以制義視之則難今勛諸生以制義者非徒
校字句之工拙求聲韻之高下已也將望諸生操本
以暨末沿流而溯源原原本本殫見洽聞務爲有用
之學以卓然自顯於世將以辨學術驗人品覘樹立
與諸生相期於遠大則雖迂而不謂之迂也可諸生
其然乎哉旣以語諸生因遂書之若夫文字之有合
於理法與否將就正四方博雅君子不敢贅

學額

取進文章十八名 武童十五名 廩膳生二十名

乾隆二年

劉學憲 科考廣額五名

乾隆二十年

徐學憲 歲考廣額七名

乾隆三十二年

德學憲 科考廣額五名

乾隆三十六年

李學憲 科考廣額五名

乾隆四十二年

羅學憲 科考廣額五名

乾隆五十六年

吳學憲 歲考廣額五名

嘉慶二年

吳學憲 歲考廣額五名

嘉慶三年

吳學憲 科考廣額五名

嘉慶五年

童學憲 歲考廣額七名

嘉慶十四年

戴學憲 歲考廣額五名

嘉慶二十五年

吳學憲 歲考廣額七名

道光二年

毛學憲 科考廣額七名

咸豐元年

程學憲 歲考廣額七名

咸豐三年

龔學憲 歲考廣額七名

同治二年

汪學憲 歲考廣額七名

光緒元年

錢學憲 歲考廣額七名

名宦祠三間在文廟大成門東

明

婁大方

知縣

姜鎬

知縣

姜密

知縣

雷應時

河南府通判仍
管撫賓縣事

王臺

知縣

吳宜

教諭

國朝

李蔭祖 字繩武奉天錢嶺人總督三省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順治十一年任康熙二十五年

朱昌祚

山東人旗籍總督三省歷官兵部尚書康熙四年任二十五年祀謚勤敏

于成龍

字北溟山西永甯人副都御史巡撫直隸康熙十九年任歷官兵部尚書兩江總督加太

子太保
謚清端

格爾古德

滿洲人副都御史巡撫直隸康熙二十一年任五十五年祀謚文清

于成龍

字振甲奉天人副都御史巡撫直隸康熙二十五年任三十七年再任歷官兵部尚書總

督河道謚襄勤
五十五年祀

趙宏毅

陝西甯夏人監生兵部侍郎巡撫直隸加總督銜世襲一等子康熙四十四年任

朱宏祚

山東高唐人舉人保定守道康熙二十四年任歷官浙閩總督

邵嗣堯

字子昆山西猗氏人保定守道參議管理

白爲璣

字子儀奉天廂白旗人監生整飭通永道

秦沆

字小泗一字筠谷江南無錫人由四庫館膳

南昌府同知永平府知府任永平時苞苴供億嚴檄

禁絕湯文端公許以廉幹多實政學者稱一誠先生

王春

翟昊

魯鐸

翟鵬